

童年就是天堂

□蒋子龙



天堂往往被神话故事描绘得云遮雾绕、虚无缥缈，没有绿色和人间烟火。我所经历过的天堂恰恰相反，那里是一片绿色，而且是一种生机勃发的翠绿，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……差不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天堂——那就是童年。

童年的色彩就是天堂的颜色，它为人的一生打上底色，培育了命运的根基。因此随着年纪的增大，会更加向往能再次躲进童年的天堂。

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，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。即使如此，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待在屋里，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。因此，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，手脚每年都冻得像胡萝卜，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梆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：撞拐、弹球、对弈……

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，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，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，像两只毛烘烘的螃蟹爪，太难看了。这样一来，我抹鼻涕就成“官”的了，不必喃喃咕咕、偷偷摸摸，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、左右开弓。半个冬天下来，我的两只袄袖便铮明瓦亮，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刚硬。一直到过年的時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，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。

农村的孩子恐怕没有不干活的，可能从会走路开始就得帮着家里干活，比如晒粮食的时候负责轰鸡赶鸟、大人干活时在地头守着水罐，等等。农村的活儿太多太杂了，给什么人都能派上用场，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能顶事了，能顶事就是长大了。但男孩子第一次下地，还是有一种荣誉感，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“成人节”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，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，我记得还没有上学嘛，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。母亲则挎一个竹篮，篮里放一罐清水，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。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，方方正正有五亩地，绿茵茵、齐刷刷，长得像蓑草一样密实。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，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，一边讲解，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，我举起自己的胳膊，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。母亲就说两棵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当，空当要留得均匀，但不能太死板，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……

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，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，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，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，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。当时

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，新鲜劲儿一过就没有耐性了，一会儿蹲着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喝水，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停地撒尿……母亲后来降低条件，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，以免踏坏胡萝卜苗。于是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，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，从天上的星星讲到地上的狗熊……那真是个幸福的下午。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，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。

秋后遍地金黄，金黄的后面是干枯的白色，这时候的绿色就变得格外珍贵了。我背着筐，提着镰刀，满洼里寻找绿色——在长得非常好的豆子地里兴许还保留着一些绿色。秋后的嫩草，又正是牲口最爱吃的。在豆子地里打草最苦最累，要在豆秧下面半蹲半爬地寻找，找到后跪着割掉或拔下。嫩草塞满了把，再爬到地外边放进筐里，然后又一头钻进汪洋大海般的豆子地。

我只要找到好草，就会不顾命地割满自己的筐。当我弯着腰，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，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，心里满足而又骄傲。乡亲们惊奇、羡慕，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，还有的会夸我“干活欺”！（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）我不怎么搭腔，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，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。这奖励一般分两种：一种是允许我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，抹上香油，再撒上细盐末。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，还会给我三分钱，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。你看，又是吃……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，还香得不行。

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，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，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。眼看庄稼就要熟了，突然大雨不停，大道成了河，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，倘若河堤再出毛病，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化为乌有。家里决定冒雨下地，往家里抢粮食，男女一齐出动，头上顶着大雨，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，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、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，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筐箩。我在每个筐箩上都拴根绳子，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，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。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，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，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……

至今我还喜欢游泳，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。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，随后我便考到城里上中学，于是童年结束，从天堂走进人间……但童年的经历却营养了我的整个生命，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。我不知别人是不是也这样，我从离开老家的那一天就经常会想家，怀念童年的生活……

谈天说地

茄子

□尤今

有一天，几名不同籍贯的朋友一起聊天，主题是“茄子”。

大家都爱茄子，都自诩有烹调茄子绝佳的方式。

潮州籍朋友把茄子煮熟，去皮，捣成泥状，然后，以热油把蒜末爆香，再将茄子泥和蛋沫同煎。煎好后，金光灿烂，好吃得吮手指。

海南籍友人将茄子煮熟后，剖开，倒入香脆的小洋葱和自制的辣椒酱，趁热而食，茄香如蛇，入喉后缠得人神思恍惚。

客家朋友以碎猪肉、虾丁和咸鱼制成馅料，填入剖开的茄子中，慢火煎熟。百味麇集，百吃不厌。

福建籍朋友把茄子切成三角形，和虾米、辣椒同炒，炒至绵软；香香辣辣，吃时仿佛在品尝泼辣的人生。

广东籍朋友最讲究，以鸡皮熬油、将鸡肉切丁，加入豆酱和辣油，连同切丁的茄子一起放入砂锅里，慢火熬煮。煮成的茄子，风味绚烂，足以让人吃得灵魂出窍。

来自四川的朋友，把茄子去皮，切成条状，在油里炸软，再和辣豆瓣酱、肉碎同炒。软而不糊的茄子饱饱地吸着肉的鲜味，荤素熔于一炉，分外好吃。

座中有个东南亚朋友，见大家谈得热闹，不甘示弱地说道：

“茄子也是我的家中常菜。”

众人向她追讨“烹茄妙方”，她好整以暇地说：

“我生吃，吃其原味。”

好个返璞归真的“吃其原味”！

也许，这才是品尝食物的最高境界啊！

大家V微语

弓和箭的关系

□曹文轩

●阅读和写作的关系，就是弓和箭的关系。离开阅读谈写作，基本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。只有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，才能写出好文章。

●所有问题的提出和最终解决都要回到同一个点上，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和阅读是无关的，假如说一个小孩没有一定的阅读史，那么他的人格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可可能是健全的。一个健全的人格史，一个健康的成长史，必须依托一个比较好的阅读史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●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，除去那些有害的书，即使都是有益的书，也是有区别的：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，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。对于孩子而言，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，就是那种大善、大美、大智慧的书。这里，善、美和智慧，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，与孩子的认知能力相呼应。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、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、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。

恩师教我学《论语》

□袁世杰

2019年是我的恩师王延海教授诞辰八十周年，偶然得到为他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的邀约，我立即不揣冒昧慨然允诺。

从学术或地位上讲，其实我并没有写文章纪念他的资格。延海先生曾得楚辞学大师、学界泰斗姜亮夫先生真传，生前是国内知名的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研究专家。他精于传道授业，门下高足众多，我没有传承他的学术衣钵，更没有成名成家。

然而师恩难忘。虽然距我2000年到延海先生新家最后一次拜望他已有近二十年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那样清晰、亲切地镌刻在我的心里。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受先生师恩之重，在年少求学最彷徨最艰难的时刻，他曾慷慨地给予我最宝贵的指导和帮助，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受先生师恩之久，至今还深受其益。惟愿吾师地下有知，于学生之心也就“有戚戚焉”了。

跟延海先生的师生缘分，始于我1992年9月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，他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。他不是一位特别擅长言辞的先生，却是最具亲和力中的一位，他总是笑呵呵的，而且笑起来特别和蔼，印象里最多的，是他夏天时一丝不苟地穿着或黑或白的衬衫，头发卷曲而平整，给人整洁舒服的感觉。我们这些学生当时在寝室通宵卧谈，以及毕业多年聚会回想当年时，总要提起延海先生惟妙惟肖关于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”那一段的讲解，一起体味那妙不可言的欢乐。我当时只是按部就班上了先生一个学期的课，跟他并没有单独接触过，但心底里已埋下了对这位亲善和蔼先生的崇敬，以及对先秦文学的喜爱。

跟延海先生私下接触增多，了解和感情逐步加深，是从大三下学期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快结束时才开始的。那时的我是一个十分胆怯内向的学生，直到选修课快结束了，才敢于走上前去跟先生表明准备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的想法。他听了十分高兴，给我写了一份三本书的书目：分别是中华书局杨伯峻所作的《论语译注》和《孟子译注》，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程俊英所作的《诗经译注》，并很郑重地告诉我，这几本书是搞好古代文学研究的入门读物，一定要好好读原著，“下一番苦功夫”先把这几本书啃下来。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，并且给我留下电话号码，让我有问题随时跟他联系。这对于当时的我，恰似“久旱逢甘霖”，让迷茫的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，温暖而充满力量。

我拿到书目后十分兴奋，立即跑去

把书买了回来，感觉一条通向学术高峰的康庄大道已经在我面前铺就。然而现实很快就让我再次茫然，读原著太费劲了，而且很难记得住，越读越困惑。暑假结束返校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先生家登门求教。先生的家就在辽大校园旁家属区的红砖楼内，室内的典雅整洁与室外的老旧形成鲜明对比，先生的书桌围在一排排高大厚重的书架当中，更让我心生肃穆和敬畏。先生和师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并耐心地解答我的各种疑问。因为当时距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半年时间了，他又给我开了一个备考应试的专业课书目。此后直到考试之前，我又几次登门或电话讨教，延海先生每次耐心细致解答后，总要鼓励我一番。

然而我辜负了延海先生对我的指教和期待，考研失利对于当时踌躇满志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离校之际，先生反复叮嘱我，明年再考回来，千万不要放弃。第二年，我真的考回来了，但遗憾的是，先生因为年龄原因不再带研究生了。但在读研期间，先生对我提携有加，经常督促和指导我的学业。

先生经常跟我讲，“读书和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，一定不要浮躁，不要着急。”虽然我毕业后没有走上自己心驰神往的学术研究道路，但先生跟我说的这些话却一直在影响我，我经常会在工作繁忙之余用一些笨功夫读原著。

我的书架里有四部用旧用破的《论语译注》，包括先生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推荐给我买的那本。按照他的悉心指导，我从最初的咬文嚼字的细读，到一目十行地通读，直到最后逐字逐句地整篇背诵。然而我越读越不敢说自己读透了这部书，每次诵读都会有跟以前不同的某种领悟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要拿出两三个小时，边喝茶，或者边散步，将这部书整个诵读一遍。学《论语》是学知识，更是学做事，学做人。诵读《论语》有时回想起与先生的几段交往，我愈来愈深地领悟到，先生不止是教我读《论语》，也在用自己的言行教我用《论语》。

感恩先生教我读《论语》，用《论语》，我虽然没有走与先生同样的人生道路，但这部书我要一直努力学着读下去，用下去。学无止境，师恩无边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张红宇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舒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


6935970566666